

1939

年

第

卷

第 12-26 期

主編者 再生周刊社

發行者 張啓明

社址 重慶愛學街十號

再生

第十二期

(日二十月一年八十二)

樂觀與悲觀

梁實秋

樂觀與悲觀這兩個名詞，常被誤解。一個人豁達歡欣，我們就常說這人樂觀得很；一個人消極退縮，我們就常說這人悲觀得很。其實這兩個名詞不是這樣講法。樂觀與悲觀，不是個人處世立身的兩種態度，而是對於某一件事的兩種看法。從好處想，就是樂觀；從壞處想，就是悲觀。一件事的結局，可好可壞，並且有好有壞，見仁見智，各有各的看法，所以就有樂觀與悲觀的不同了。

持樂觀論的人不一定就是態度積極精神振奮，因為樂觀者離開了事實上所許的限度，也許就變成得意驕驕；反之，悲觀論者也不一定就是態度消極精神萎靡，因為悲觀者合于事實的根據，往往也能使人知所警戒，防患於未然。所以我們對於一件事，不可先存成見，不可先認定自己是樂觀論者，或是悲觀論者。最好是用冷靜的頭腦，正視事實，從好處想想，也從壞處想想。從好處想，就見到前途光明坦白，這種看法多多加以宣揚，其功效是鼓舞一般人的志氣，堅定一般人的信心；從壞處想，就見到前途的艱難荆棘，這種看法稍稍加以進說，其功效亦可以鞭策一般人的努力，刺激一般人的惰性。所以兩種看法，都要得。

我國對暴日抗戰，已整整一年有半了。很多的人都感慮着此後繼續抗戰的方法與結果。當然也就有樂觀與悲觀之分。樂觀的人說，敵人財物匱乏人力竭蹶，總崩潰之日，已不在遠；又說，我國團結日益加緊，兵士愈戰愈勇愈強；又說，英美已有覺悟，將聯合對日做適宜之措置；總結一句，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悲觀的人說，我們的主要都市海口以及交通幹線都被敵人佔據了，此後抗戰工作較

以前富更艱難困苦；又說，內部摩擦未能全部避免，全面抗戰也未能充分展開，此後內在的困難亦待克服；又說，國際形勢雖然於我有利，而口惠實不至者佔大多數，實力援助我者又有杯水車薪之勢，如何運用外交策動外援，亦是今後應顧之一；總結一句，欲求勝利，非全國軍人格格外颯不可。

這兩種看法都不錯。可是我們先要鄭重的指出這一點。樂觀也好，悲觀也好，「抗戰到底」是我們絕對不容絲毫疑惑的信念。理由只有一個。我們抗戰，並非不得已，我們本不要戰，是敵人要以我們的國家，我們為維護全國的生存不得不戰。樂觀，要戰；悲觀，也要戰。在敵人未真正放棄侵略之前，我們的抗戰是無法中止的。敵人以亡國的條件誘惑我們，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對於抗戰這一個既定國策，我們決不能動搖疑惑，我們只有戮力同心向前邁進而已。

我們既然決定要「抗戰到底」，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底」是勝利，而不是滅亡。然而這個「底」究竟是勝利還是滅亡，也還事在人為，並非命定。假如政治刷新選用賢能，假如精誠團結言行一致，假如將士用命民衆激昂，則最後勝利是可能的，也可說是必然的。否則滅亡也不是不可能的，也可說是必然的。所以有職守有責任有資格的人，應該殫盡心思，屏除私氣，對於抗戰形勢隨時研討，如有所見，明言無隱，無論其為樂觀與悲觀，苟未難有私心，均屬有裨國家，吾人亦當虛心聆取，藉資參考。樂觀與悲觀，都是志在救亡，在一個目標之下，大家要團結起來！



德國復興與其國民性

張君勱

十二月五日行營紀念週演詞
張主任、各位先生

今天承張主任約來參加紀念週，講述德國普魯士的復興，講到普魯士的復興，先來說說德國的國民性，德國的國民富有研究性，責任心，每事都有從根源研究的的天性。姑舉兩點小事來證明（一）他們研究小針鑿地的情形，拿針來試，多少次偏左，多少次偏右，多少次偏前，多少次偏後，最後畫一張表，且說明其所以然之故，可見德人對於一針之微，其耐心研究如此。（二）如以老虎為題目，讓英法德三國人各作論文一篇。英國人是重實際的，他拿到這個題目，便拿槍到山上打虎，歸來則將所見所聞說說之。法國人是審美的，這個題目給法國人做，他一意要描寫虎皮顏色的美麗及鬚和眼所表現的雄姿。這個題目拿給德國人去，他就要研究老虎的意義分類及其生長地理的分配，乃至虎的發展的歷史。從以上兩件小事中可見德人却肯極詳細研究而且切實去做。無論事之大小，從沒有不負責的。同我們中國人敷衍，搪塞的習慣，完全相反。所以現蔣委員長特別注意責任心三個字，他手定標語中有一個「負責任」的一條，亦即為此。

現在略舉德國歷史上三件事來證明，我們就知道德國的復興由於人民的責任心，忍耐力與堅定的意志，以及他們真摯，誠懇的內心。德國歷史上第一件事是宗教革命，此事的主人是馬丁路德。路德生于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入大學讀書，他父

親叫他學法律，但他願讀古典文字，兼覺良心上痛苦，乃入修道院，改學傳教士。他誠心信奉宗教，他說既為信徒，應到羅馬去看看。他到了羅馬，看出羅馬教皇的虛偽。當時羅馬天主教堂建築費得很大，是教堂內佈滿灰塵，外邊有許外窮苦不堪的人，在徘徊着。教皇並且有飲鴆的事，他印成一種贖罪狀出售，贖罪狀紙面賣到各鄉鎮，一直賣到德國偏僻的鄉鎮上。他們對愚人的說法，就是說買了贖罪狀，就可免罪，若德覺得這種情形真是荒唐，因為信教須出於真誠，若是買了一張紙，便可免罪，那亦何貴乎有信仰！他切實研究，著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標語，反對羅馬天主教的虛偽，那時社會一時轟然，但是見他是真摯誠懇的，信從的人很多。教會把他著的書燒了，標語燒了，後來德國國王公貴人開會審他的罪，他說：「我要贖罪，須要內心懊悔，買贖罪狀決不能贖罪」。最後把他關囚起來，數年之內，將聖經譯成德文。路德本于他良心上的見解，推翻了教皇，另倡新教，可見德人內心的真摯，到什麼程度，而內心發動後力量偉大又到什么程度。

第二件事，在一八〇六年柏林為拿破崙所統率的百戰百勝的法軍所佔，普王那列得力威廉第三向東北敗退，法軍乘勝長驅一直追到普俄邊境，普王無地可退，不得已在一八〇七年，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才算結束了戰事。那次普國的挫折，總算最厲害了，但是普國人民毫不灰心，毫不畏氣，他

們改革兵制改革內政，忍耐奮鬥，不過經過五六年最短期間，國力蒸蒸日上，于一八一三年聯合各國反抗拿破崙大破法國，將六年前所失的土地一蕩收同，成功了普魯士的復興。這個時代，德國著名人物，名曰菲希德，菲氏為德國四德之一，其餘三人便是路德，康德，歌德。現在我略講康德的哲學，他的立場是「批判的哲學」。他說：「一部學問史，是人類智識造成的。」所謂智識，不是外界的感覺，而是內心的創造。如倫理的元素，即為內心的一種成分。康德哲學，實在是德國國民性的表現。菲氏是一八一三年普魯士解放戰爭之精神指導者，他的「對德意志國民演講」，前五年我已把他譯出了！他書中說：「一國家失敗以後，最要反省」「什麼叫做獨立國家？獨立國家的時間是自己的，不獨立國家的時間是人家的。」譬如朝鮮台灣多奉日本正朔即是此意。他又說：「我們德國人最喜歡分派別，最喜歡把自己的缺點告訴人家，對人家訴苦，同時把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在旁人身上」。當時普魯

再生日二十期目錄

梁觀與悲觀

德國復興與其國民性

取銷「圖章」制度之提議

英美對遠東問題態度的轉變

哭 蔣百里先生

左右敵國政治的日本財閥之分

析

末路（獨幕劇）

梁實秋

張君勱

仲文

張紫敬

易文

張君勱

林無夢譯

何治安

士從事于軍政政治改革，鼓動全國上下，一致努力復戰，結果一八一三年的普法戰爭，轉為勝利，把拿破崙打出境外，成功普魯士的復興。第三件是自歐戰失敗以至今日。從一九一四年起的歐洲戰爭，到一九一八年德國實在不能再打了！德國右派人愛說後方的革命黨人對前方的同盟黨行一刀（指革命而言）所以戰爭失敗。事實上後方人民窮苦已極，有兩年都未吃到脂肪質的東西。我們中國留德的七十萬人，就三十萬害了肺病。德國人民多數是面無人色，我所以說德國戰敗的原因，英國的封鎖是主因。到了和會之後，忽而賠款，忽而萊因河沿岸城市被法占領，所以德國人民恨俄當時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德國的工場斷不能開，都停了工，只千萬人民的德國，有只百萬人失了業，這個情形，就使政府不能應付，最後才由希特勒出來主政。當凡爾賽條約簽訂時，各國都說這次歐洲的戰爭，應該由德國負責。自一九一九年德人威格納氏辦了一個

柏林日報，關於歐戰責任問題專門詳細的研究，把各國政治家回憶錄都摘出來，以明責任所在。經研究結果，有許多人都不把歐戰的責任歸咎于德國了！這就是他們認定一件事而求非分明的精神之表現，亦就等于前面所說諛針的研究一樣。

德國人相信外界失敗以後，惟有以內心來轉敗為勝。所以德人有一句話說：「要把吃虧的內變為便宜」。我們可用兩事為例（一）一八〇六年拿破法戰敗後，拿破崙之軍隊不得超過六萬人，他們想出更番訓練之法，成為雙相的徵兵制。此即以內心的補充，使吃虧變為便宜的一證（二）上次歐戰後，凡爾約賽條約限制他的軍隊不得超過十萬人，十年不得調換。這種限制之後，他們就把這十萬人通通從基本訓練作起，長期的訓練，等到限期滿時，這十萬人就成了精強的幹部；後來定條約的人知道這種情形，覺得這件事促成了德國幹部訓練，以此為根幹，便不難招集二百萬隊伍。這又是德

國人以吃虧變為便宜的一法。這一點希望，我們同人取以為法。

上面所述這些情形，都是關於德國各方的觀察。今天拉羅的說說。記得一九一九年在德國時候，我們的一塊錢可以換他五十個馬克，一個開升降機的人，我們給他十個馬克他簡直要跪地叩謝。大家想想那時候德國人甘心屈居人下的情況是怎樣？我們中國，地大物博，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是為什麼弄到現在這種國家破亡的情況，我們應該詳細檢討，切實研究，我們現在的敗壞由何而來，如何才能達到我們抗戰建國的成功。依德國的例說，一個人民只要他的智識深刻，道德健全，不怕無身身的日子，試問歐戰之後，如軍事顧問，人家請教德國，如大砲飛機，人家要向他買，可見外界驕夫敗，內心上果有辦法，不怕吃虧的不變為便宜。所內心的發展，實在是立國的基礎。

取消「圖章」制度之提議

仲文

為政在人，古有明訓，然未聞有無法而能治者，我國政治之不良，自有其種種原因，而從事政治者之敷衍濫竽，不負責任，實為重大原因之一，而圖章制度流為科員政治，又為其不負責任之原因，推其流弊，厥有數端。

一、盡章具名者，未見公事，勢不能負責，代行盡章者，本人自不負責，結果乃至成為無人負責之局。

二、因盡章沿為習慣，而法定盡章處更多，因盡章既多，更不能細心審核，二者互為因

果，終至隨便盡章了事，而無人負責之流弊更深。

三、在審計會計方面，嚴令規定經手人證明人審核人必須盡章，而結果則捨本逐末，但問手續之是否符合，而不問原件之是否真實。

四、每一高級長官，有多數圖章，由若干人經手，本人既未接洽，以致矛盾衝突之公文常見。

五、各機關但憑圖章，故玩法者，可以掛名而

派人持章領薪。

六、為行集權而不能不行圖章制度，然其結果，則大權旁落，而但擁虛名，或可稱為科員政治，蓋第一流人才，徒掛虛名，而不問事，第二流人才，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態度，不敢深究，故一切故事，乃入於第四流人才——科員之手，以科員之地位學識，往往祇見局部利益，而忽於總體大者，遂使整個政治，破碎支離，而前途不堪問矣。

竊謂建國之必成，須有整個計劃，而整個計劃之設計與實施，必須健全之人才，與高深之行政效率，若但憑圖章一方，以一人兼數十職，而由他人代為盡章，代為主持，如是而圖政治有改良之望，未敢信焉。

英美對遠東問題態度的轉變

張紫歆

(一)

我們始終說外交的活動，應要做捷靈活，利用

情勢以主動的地位，本着幾個基本外交原則，在各國間縱橫闢蕪，達到我們的期望，——制裁暴日，援助我抗戰，很清楚的，我們外交努力的標準，應把長期抗戰這一點，換言之，應該始終着重在希望各國能實際援助我們，增加我們抗戰的力量。

國際間一切活動，全重「是非利害」，不講道義情感，今日中國於我有利，明日或許於我有害，此時乙國是我的同盟，彼時也許是我的仇敵，一利時，局勢千變萬化。已往我們的外交的努力，的確不夠，是以令人不無失望之感，但我們不必悲觀，不必消極，我們深知外交完全是「利害」的表現，事在人為，我們看清時勢所趨，把握標準的，努力踴躍，前途是可為的。

目前英美之肯援助我們，與商共同制裁暴日的方法，這都不是單純的，偶然的啊。我們承認英美對遠東外交之積極的轉變，我們外交的活動，是有一部分力量，而日寇排斥英美在華之商業權益，橫行霸道，却盡推助英美改變態度之最大任務了。

(二)

日寇投機貪婪，猛烈進逼，勢有非囊括遠東稱霸世界凌逼英美澈底屈服與讓步，不足以饜其貪婪大欲。

「九一八」以來，日寇之一貫的侵略，即為實現此迷茫的目的而有所行動！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同時並進；以政治力量取得某種控制權，從而施行經濟獨佔。以軍事力量佔據某地域，成立傀儡組織從而壟斷權益。日寇首先將美國利益逐出東三省；日貨在一九三〇年輸入東北，為百分之三十點六，一九三六年為百分之七十二，美國貨品輸入東北，在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七，一九三六年降為百分之三點五，同一時期日美輸入東北之貨品，有一倍之差，給在遠東經濟上政治上擁有重大利益之美國，以無情的打擊。香港十日電報告：香港商業總額，在華南輸出人均銳減。去年十一月份自華南人口

(香港)貨值一千二百萬，本年同期只值四百三十萬，跌百分之六十四，去年十一月份輸入華南貨值三千九百萬，本年同期只值一千二百三十萬，跌百分之六十八點三，從這上面的數字觀察，英美在華商業利益，日益動搖。本年十二月二日上海字林西報評論：日輪每日均載貨品開往長江上游，而此等貨品均非軍用品，最近又有日輪九艘，除一艘外，其餘八艘均滿載輸入品，又訊沿江貿易入口貨值三萬五千包，出口六萬包，自日軍佔領武漢以來，已有日輪八八九艘上駛，八四九艘下駛，這是日寇獨佔長江航權，排斥英美貿易的寫照，此種鐵鉸的證據，日寇猶敢吹吹揆揆，豈欺騙能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耶！東京讀實新聞建議請：聯絡葡國，乘澳門廣州鐵路，以代廣九路，而企圖佔領珠江航權，已經昭然若揭，最近封鎖天津英法租界，檢舉漢口法租界住民，與夫英美僑民之遭污辱毆打與拘禁。很明顯日寇勢非逼英美自動退出遠東不可。

法國的安南，英國的緬甸，聽着日寇大炮的口徑，美國的菲律賓放在日寇的唇池上，英美法偵捕日寇之所為，同聲唾棄，其封鎖長江，獨佔航運利益，猶強辭狡辯曰：

「……日本非至華中軍事行動停止，華軍中止抵抗時，第三國船隻決不准在長江航行……且該處目前情形，亦決不允許各國有從事貿易之機會。……」

試問日寇在華軍事侵略行動，何時停止？我們以神聖自衛戰爭，求民族國家生存獨立，是長期抵抗的，日寇若不自動停止侵略行動，我們沒有中止抵抗的時候，日寇以此借口，擴斥各國在長江沿岸之貿易，實為欺騙之談。日寇海陸軍的蠻橫狂吠，引起英美法很響的反響，日外相在十二月八日解釋

之云：

「長江爲該國軍隊軍火運往漢口之軍路孔道，此種情形一日不變，日本一日不允許恢復通航，實言之難特殊情形之下，可準許商輪在某處航行，但完全恢復通航自由之舉，須俟日本海陸軍當局確信與軍事行動無礙時，始可見諸事實」。

所謂「特殊情形之下」，「準許商輪在某處航行」並且「須俟日本海陸軍當局確信與軍事行動無礙時」，「完全恢復通航自由之舉」；「始可見諸事實」。「特殊」具有空泛的意義，「確信」完全是通詞，實際有出之言，與前者並無二致。

緊接着日寇就壓迫英美修改廢除九國公約，本月八日有田與英美駐日大使談話有云：

「建設『東亞新秩序』，係爲國家防禦與國家存立，乃日本國民所希望者，在此新事態之下，同時開放門戶之原則，有修改必要，依此事態而作新認識及新解釋，形成所謂經濟集團，亦未可知。但如列國對新事態能予以正確「觀察把握」，則東亞新體制決非與英美或第三國經濟集團衝突云。」

日寇氣勢凶凶，步步加緊，長江通航問題尙未解決，乃又提出修改九國公約，倘嚇英美承認其一手所造成之「東亞新秩序」。九日外務省發言：

「建設『東亞新秩序』爲日本全國國民之願望，……日本爲求自存自衛，計不得不建設遠東之新秩序……」

日寇在別國領土上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講「自存自衛」，世無此理，欺人乎欺天乎！英外相哈里法克斯十一月二十七日有言曰：

「……假定日本外侵目的，是要保衛利益，那末英國和日本也具有同樣的權利去加以保衛。」

這段話是在日寇公然要求修改廢除九國公約以前發表的，但用以駁斥日寇的狂吠，是非常有力量的，並且表示了嚴正的態度，本月九日東京讀賣新聞更具體的揭出：

「……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者，即中日「滿」之政治文化經濟的合作，以排除紅色恐怖，遠東既有新秩序，則舊日的遠東之集體安全制度，如九國公約等即應廢除，門戶開放政策亦不適用，中日「滿」三國將來在遠東新建之經濟集團，似不能解爲排除第三國之經濟勢力……日本欲以遠東經濟集團爲一個整體，以與世界其他經濟集團或經濟國家相往來，并保持密切關係也。」

在這段文字中利誘威脅的敲詐手段，兼用其極，進而曰排除「紅色恐怖」，投英美之所歡，繼而宣

稱英美應承認「中日『滿』政治文化經濟的合作」的新秩序，不啻視中國爲囊中物，不放英美在眼中！本月十日我王外長予以嚴正的指示：

「……日本年來行動，對九國公約，極盡摧殘之能事，則其更進一步要求修改九國公約，自亦在意料中，吾人茲鄭重聲明者，……九國公約之目的在於定各國間，關於中國應行適用之各原則及政策，以期實施太平洋區域之安定與安全……其意即以爲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與領土行政之完整，與其門戶開放政策機會均等四原則，應爲各國永久遵行之政策，……乃在太平洋區域造以廣大和平秩序，非任何國可得而廢止者也……」

「九國公約應爲各國永久遵行之政策」而後「在太平洋區域造以廣大和平秩序」，才有可能，無疑問的，我們是遵行條約之最忠實者，同時亦是維持遠東各國公認的已有之和平秩序之最具決心者，中國一日不戰退日本，東亞真正之和平秩序，即一日不得實現，各國在遠東的利益即一日不會安全！

日寇狂吠以後，即引起國際間不安的波浪與風聲，英美態度表示尤爲明白堅決，英政府宣稱對於單獨行動所造成之變局，不能加以考慮。美政府則謂美國在東亞之商業權，不能接受任之侵犯，他們

這種意見之宣佈，含有合作之模機，在若干方面頗有接近之處。

(三)

日寇不辭以此武力建設「東亞新秩序」，予英美以殘酷之打擊，此種舉動，英美首戶其咎，今日英美雖然有悟，欲聯合有所行動，其模機之孕成，不始於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發表之後，實胚胎於英美商業協定之前，日寇進攻華南時，兩國政府發表之談話。表裡相彰，常相暗示，兩國非無合作共同制裁暴日之可能，上月日本損害美僑權益，嚇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晚喻日本務要尊重門戶開放政策，日本覆文，雖盡狡辯之能事，但美國並不以為滿意，將探有效行動對付日本，十一月二十日路透社電報預告，在羅總統左右顧問，對總統上言，主張美政府應採取強硬外交政策，又美國總商會發表聲明，謂美國應令日本明瞭美國將以全力維持其利益，日本非絕對尊重不可。同時英國又個別採取平行政策，對日亦提出嚴重抗議，態度與美完全一致，每日先鋒報消息，英國即利用擴大對華出口信用借款法案之時機，以運貨汽車售與中國，下院中國委員會，開會決議繼續壓迫政府採用一切可能步驟，抵抗英國在華利益之被剝削，一般感覺須在可能範圍內與中國一切援助，倫敦本月十五日路透電報告：

「日本取消九國公約為一事，各國是否令其取消又為一事，現美已堅決表示不能將該約取消，英美兩國當可採取報復手段，現時局關鍵，若英國對日屈服，則美國亦

將無能為力，在另一方面言之，英美兩國採取一致之態度，則日本將無法推進其政策——」

英美兩國輿論如此積極動員，與美國輿論呼應同出一轍，日本正加緊排斥英美在華權益，封鎖長江，企圖霸佔珠江航權，使英美對其表示憤恨不滿之時，又登欄公然赴美有所商洽，這有非常重大意義的，迫日本宣布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以後，乃激動世界所有愛好和平人們之公憤，英美法將聯合經濟報復，香港十四日電謂，英美已同意取消聯合行動保護在華貿易權益，對長江外輪航行，即將着手保護，法國亦將被邀參加此項行動，英美這樣具體合作的表示，不但給打擊者以打擊，更表明他們擁護九國公約制日援華的決心，我們貸款的成功，不前後，正在此時成立，其意義可深嘗矣！

我們對貸款的成功，有下列三點感觸：

(一) 很明顯的這借款，表面上是商業往來的性質，實際政治上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它是完全援助我們抗戰，打擊日寇的侵略，維護他們在遠東利益，所以英美這次行動的表現，一方面可以影響九國公約簽約國，對遠東態度的積極，甚至追隨英美以懲強暴，而非簽約國進一步履行十月間國聯通過盟約第十七條，也是不可能的。

(二) 美國孤立派之消聲匿跡，英國貴族院之大辯論，證明英美兩國輿論雖在動，且確在積極動，兩國輿論界不乏意見高明之士，政府亦有高瞻智慧之政治家，應知日寇嫉恨對華貸款無視九國公約，

視英美如眼中釘，一不作，二不休，實要變幹到底的。英美這次在遠東的動，實想有所成就，不過萬一因暴日的憤懣而長飽而讓步，則遠東將完全屬於日本矣。那時再想有所行動，其困難千百倍於今日，這是兩國輿論與政治家應該注意的。今日兩國對遠東問題方有所行動，暴日即極端反對，自然暴日這種無理取鬧，不惟注意，但須承認更進一步的行動，是更困難的，我們希望英美與輿論積極起來推動其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維護其在遠東的商業權益，今日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可錯過的。同時希望英美應該對我們應有清楚的了解，英美兩前對我們的了解還不夠，要知我們抗戰是長期的，完全為了世界的和平秩序，與國家的獨立生存。雖至一兵一卒，也要抗戰到底的自然英美援助我們，我們很表感函，並且願其共同制裁暴日維持遠東的和平秩序。

(三) 這次借款的成功，使我們的財政金融更加安定，對外信用愈為提高，貿易一項將好轉。這些事實無疑的在增加抗戰力量上，有很大作用。但是英美僅僅借款給我們是不夠的，我們應推動英美進一步以更具體的行動援我抗日！同時努力爭取其他國家援助我們抗戰，這是目前外交當局應該努力的。

(四)

遠東局勢已至目前階段，情勢急轉直下，只要我們把握住這對我有利的國際形勢，努力肆應，在外交上必有所成就的。日寇與全世界為敵，觀夫日寇刺蘇聯態度之再度轉強，即知「四面楚歌」的日寇，崩潰不遠矣。(十二月二十八日于重慶)

紀念范築先將軍

易文

在山東西北聊城領導着廣大的羣衆，進行抗日戰爭的民族英雄范築先將軍，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功績，值得我們追憶的，范築先將軍爲了國家的生存，民族的解放，及保衛鄉土而光榮的犧牲在日本強盜法西斯軍閥的刺刀下，他的鮮紅的血流在廣闊的魯西北的原野上。范築先將軍艱苦奮鬥，他代表着一種最明顯的抗日戰士的典範，在堅持抗戰的民族英雄羣中，放射着燦爛的光輝！

范築先先生是一個農民出身，生在魯西館陶縣，家資不能業讀，操勞爲生，魯西人民個性堅強，果勇，耐勞吃苦，范築先將軍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稍長投身行伍，就預備獻身給國家，在軍隊裏苦鬥幾年，樂爲頭角，他曾經在「九一八」前後退職，他目見當時日寇侵略我們的慘狀，便蓄意要爲國家民族作一番事業，「九一八」以後，他負着山東聊城六區的行政責任，這給他一個將來爲國犧牲的機會。這時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鐵蹄已達河北了，山東也受着敵人無理威脅與侵佔，范築先將軍看的很清楚，覺得非全民族英勇起來抗戰不能達日本強盜於我領土之外，當時山東政治環境太壞，不容任何具有決心抗日的分子插足其間，有所作爲，范先生受着政治環境的牽掣，沉着忍耐以待時機。

津浦線北段是那樣的吃緊，韓復榘以不戰而退的灰色主義令黃河北岸（山東北部）的行政官吏，撤退黃河南岸，范築先將軍拒絕接受受命命令。但是日寇這時集中了力量，進攻山西，所以津浦戰事

暫時平穩下去，大批華北青年參加六區工作，一面安撫無家無業不能生活的流浪的農民，一面減輕農民的稅捐負擔，並廣泛的發動武裝民衆，加緊政訓工作，魯西北的游擊區域，就是在這樣努力工作之下，奠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礎。

范先生抗日的態度，非常堅決的，頭腦也非常清醒的，他容納各方面的人才，只要是抗日而具決心的份子，就可站在一條線上工作。他主張各黨各派合作，平津的青年學生，大學教授，民族先鋒隊員，都艱苦的和范先生共同工作着，當時環境複雜萬分，范先生不畏艱辛爲着他的信仰——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鬥爭，所以聊城這塊抗日根據地上，有着大量認識正確刻苦耐勞堅決的抗日份子，有着廣大的武裝民衆，有着用不盡的人材。

日寇第二次攻津浦線了，韓復榘的「焦而不戰」的戰略，斷送了山東黃河北岸一片廣闊的遼原。日寇圍攻聊城了，縣長公安局長保安隊都逃遁一空，只餘下有血氣的全城老百姓與忠勇的范先生和二三十個民先隊員，苦心支撐這架成強弩之末的孤城。他們拿着保安隊遺棄將不能用的幾支大槍，與敵人出生冒死的鬥爭，范先生領導着他們和日寇銳利的飛機大砲機關槍迴旋，情勢是萬分緊急的，但是他們以最大的犧牲決心，保衛魯西重鎮的聊城，終於在全城的同胞幫助之下，把日本驅逐跑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中心聊城，屹然不動在我們的掌中，這二十幾位民先隊員，是魯西北抗日根據地

建立的先鋒，范先生經過多少艱危，才抗拒了敵人在魯西北的橫行。

敵人兵力不敷分配，魯西北民衆的武裝力量，散布在每一個鄉村中，抓住敵人這個弱點，發揮他們的力量，規復了六區所有的已失的縣城，青年參加工作的，一天多是一夫，范先生以民主的方式選優秀青年，管理各縣政事，在聊城正式成立政訓處，婦女部，婦女救國會，民先隊部，六區已經打成鐵般的堅固了。但是魯西北是個最貧苦的區域，平時人民的生活的維持就感困難，戰時更加艱苦。范先生關懷人民的艱苦，乃減輕人民的負擔，增進人民的福利，可是這廣大遊擊區的經費或成問題了。政府發獎范先生的功績補充了三千元，這數目有限是不夠的。他曾派代表到漢口與政府商洽接濟的問題，徐州李宗仁將軍，山東沈鴻烈主席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而樂以充分的補助，各方面接洽的結果很圓滿，六區抗日的工作很順利的在進行着。

范築先將軍三月間到曹縣去，這時敵人圍攻濮縣的消息傳來，他以英勇的姿態帶了一個支隊的兵力，到濮縣，身先士卒，冒着槍林彈雨和日寇在疆場上週旋，終於克復了濮縣。四月間回到聊城，在勝大的歡迎會上他說：「我們抗戰是救中國，惟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這是多麼堅決有意義的話，四月底濮縣再度緊張，他沒有休息的又跑到濮縣打日本強盜去了，這次日本強盜以七百之衆的上肥原部隊，配備機械化的武器，進攻濮縣爭奪黃河渡口以與進攻徐州之敵作犄角之勢。假如敵人佔據濮縣，搶奪黃河渡口，這與當時徐州戰局有很大影響，

范先序深明此意，不願死活的與土匪反攻敵人，他的身上受了傷，但范先生並不後退，照舊勇往直前的領導士兵抵禦敵人，這次范先生在濼縣抗戰，聊城有種種關於范先生的神話流行，雖然是迷信，由此卒見民衆愛戴的心理了。

范先生常常觀察各縣的工作情形，招集民衆談話，關心民衆的疾苦，指導士兵的訓練，在日本橫行於全中國境內，在山東西北角上有這樣一片乾淨土，其成功不是在范先生領導下的軍隊力量，而是在武裝的民衆的力量，這種民衆的力量發展，完全靠他對民衆政治的注重，和正確領導與訓練。

他領導的抗戰的地域，不只是六區十餘縣，四區五區都在他的扶助之下，作新的孕調抗戰的種子。六區包括的縣分是：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縣、陽穀、朝城、冠縣、壽張、范縣、濮縣、觀城，此外有：高唐、夏津、臨清等縣都是范先生艱苦奮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的，每縣的縣長都是精明強幹的青年，對於民訓的工作，認真的負責，各縣的政訓工作，真接受聊城政訓處的指導與扶助，各縣的婦女救國會，抗敵後援會，各種看護救護的救亡組織，在魯西北每縣，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角落，都可見到它的活動與民衆參加的踴躍，廣泛組織兒童訓練班，話劇團歌詠隊報，巡迴的在鄉村中作宣傳組織的工作。這些工作人員都深刻的打人民衆的行伍中，所以老百姓對於他們深信不疑，魯西北是一塊知識水準落後的地方，一般農民的，迷信封建的色彩非常濃厚，但是他們本身的組織是非常堅固而能團結的，每一個鄉村可以看見紅相會，大刀會，黃沙會，這些迷信的封建的農民間體，就成爲范先生推行

農民政治工作主要的對像了，一方面相當的解決他們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減輕他們的負擔。

紅相會，大刀會，黃沙會裏的份子團結力非常的大，平常用他保衛自己的安全，抵禦土匪的擾害。雖然，這些帶有神秘封建性的色彩的組織，一時急切的不能瞭解抗戰的意義，同時又不能接受政訓工作，但范先生與范先生一起工作的同志，能解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能深入他們內層，能夠和他們生活打成一片，所以魯西北民衆組織與訓練的基礎，比一般的游擊區別具特色。在軍隊方面，可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魚西北是土匪的淵藪這些土匪大多數是爲生活逼迫而走險的，清白的老百姓，范先生對於他們很瞭解，把他們收編成正式游擊隊，在數量上是很可觀的，在質上便不如數量方面了。這個隊伍的政治水準特別低，或者可以說一點沒有，因而政治訓練便不易接受，甚至有的只是純粹收編的土匪隊伍，根本拒絕政治指導訓練，所以魯西北的軍隊的行動，並配合不上廣大民衆的行動，實在是一個缺陷，如果假范先生以相當生日，把這些隊伍練成一支勁軍，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當更可觀了。

但是普遍的武裝民衆的力量，可以補充這個缺陷，魯西北是一個平原，比較貧脊的平原，游擊戰是不容易開展的，經費的支持又感缺乏，表面上看去，的確這是開展游擊隊的很大難題，可是范先生卓越克苦的精神，終於能夠克服這些困難，把魯西北變成一個全國模範的游擊區域，使全山東能保這樣一角的乾淨土，這是范先生的功績，他的功績不僅是這一點，而是從這一點的基礎，已經開展到山東的全境了。

范先生的家庭，是一個典型快樂的家庭，雖然帶點宗法社會的色彩，但這並不能抹殺它爲模範的意義，它是個充滿了抗戰意識的家庭，現在已經是滿門忠烈令人可歌可泣！

這個家庭的人口並不多，范夫人是一個賢妻良母，母教色彩很深的女人，兩個男公子四個女公子都深受范先生的影響與陶冶，所以他們抗戰的意識與情緒很高，他們住在聊城專員公署裏的一座簡陋的房子，過着極簡單質的生活，這樣一個良好家庭環境，當然范公子很容易接受環場的潘染與教訓，一家忠勇之士，是在這樣一個可以自發的環境裏造成的，他的兒子姑娘本年五月間不避艱苦的到了西北，這種自覺心，完全是自發的。

大概是八九月間的事，范先生十五六歲的公子，很英勇的領導着挺進隊，參加武裝宣傳隊，到敵人的佔領區域，宣傳，這個宣傳隊的分子是常常堅決英勇，配備着全套武裝，穿着整齊的軍服，跟着第十一支隊出動在距濟南四十餘里的敵人佔據的齊河，這個武裝宣傳隊有五十餘人，他們駐在距先頭部隊的司令部拾餘里的一個鄉村，因爲漢奸太多了，給敵人送信，敵人把哨兵換了，這個武裝宣傳隊在敵人層層圍攻之下，僅有十餘人突圍出來，范先生的二公子就這樣盡了他最後的天職了，流了他最後的一滴鮮紅血，染遍了魯西北廣闊的原野！

范先生一家人，都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確，是一般家庭可風範的，范先生與他的二公子這種壯烈可歌可泣的犧牲，可以感動每一個中國人，他留下未竟的事蹟，我們怎樣繼續奮鬥完成！

哭 蔣百里先生

張君勳

嗚呼百里，吾儕自長江下游——蘇浙，退而入於崇山峻嶺——西南，果何爲也耶？亦曰百折不同，力禦外敵，保民族生存，以無愧其爲四千年來獨立國家——國格而已。孰知公於是時可以參預難艱可以爲國育才之日，而竟以病歿聞耶？

嗚呼百里，生甯可死，死亦何悲。有謂人生若夢，視死如歸，茫茫大夜，已何之存爲天地間惟一之言之。亦有已國之外，不復知有他是，因以——居士自號者，是南宋鄭思肖之言也。吾儕處二十世紀，深知民族本位爲建國之天經地義，必以行之之所爲爲恥，而惟所南之心史是歸，有斷然者。孰意公於民族命在呼吸之頃，而竟長眠地下，其抑鬱以死耶抑天奪我善人耶？嗚呼，吾知公不瞑目於地下矣。

公爲軍人，而一生遭際有李廣數奇之嘆。昔學於日本，爲中日兩國同學之冠，繼學於德意志，入興登堡陸軍中，所得於國外者，如是其豐，而當其本所學以行話國中，輒適意外阻力。嘗爲軍城擬國防計畫矣，而公之高瞻遠矚，和者絕少。長保定軍官學校矣，司軍學者忌其能，所條議皆擱置不行，於是公乃大憤於學生集合之際，以鎗自戕，幸免一死。公生平所學，爲對外之國防，內爭與內戰，非所素習，故一生之中。未嘗握一方兵權，雖嘗參贊戎幕，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嗚呼疆場勝負之數，聞者爲公太息，然非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禍者

耶？

公之所以不朽者，不在武功，而在文治。所著軍事常識與國防論，今之孫武十三篇也。民國八年公歸自歐西，攜歐洲文藝復興史稿以返，與五四運動作桴鼓應。同時主持共學社，印行有關文藝與學術之書數十種。又嘗辦講學社，杜成，羅素，杜里舒大戈爾之東來，皆出於公與新會先生之羅致。

嗚呼公爲軍人，而有造於近年新思潮之發展者如是。蓋公之學有遠出於軍旅之學之上者矣。

嗚呼公天資之清微高妙，豈常人所能企及。其究心各國軍事外交也，稍一省察之餘，便已洞見隱微之處。其上下議論也。惟其見人所不及見，故能道人所不能道，薄物細故，入公胸中，皆成妙諦。其發爲文章也，有孔子所謂禮吾不知其乘風雲布上天之姿。蓋百里先生之文，上下開闢，變化倏忽，令人起來去無礙之感，所謂見首不見尾者非耶？

嗚呼公之物化也，益令我念亡友而悲不能自已，民國七年歐游之日，同行中年事長者六人。新會先生死於割腎，在君死於煤毒，新六死於飛行，公今亦以藥石誤投而死。亡友四人之死雖不同，然皆有可以不死而竟死者存乎其中，今尚在人世者惟有子楮與我二人，其亦可以不死而竟死耶，抑暫留人間，有可以爲國自効者耶？倘公等地下英靈呵護於生者之側，使國家由亡而存，使學術由衰而盛，則後死者不至冒偷生易活之名，而無裨於浩劫之掙救。而不然者，我甯願早從公等泉壤之下矣。

嗚呼，公在泉壤之下，爲我新會先生曰，新會先生兩度所擁護之民國，死存生亡迫於眉睫矣。後死之友，惟一心以民國爲念，不知其他。鄭所南之念大宋曰「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運歷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之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甯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嗚呼百里，我輩後死之人，所以慰公等於地下者，亦若是而已。

華豐印刷鑄字所全職工有鑒

華豐印刷鑄字所全職工有鑒

抗戰期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力求達到後方民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任務是以乘元巨休假日男女職工五十名分十組以承印各刊物社之捐書「抗戰文藝」「文摘」「時與潮」「羣衆」「民族抗戰與國際問題」「戰時教育」并有私人王銜遠先生捐助舉日獸行紀實畫多種出發實行義賣當日計售得國幣三百七十元零三角七分其中所得之數女工成績最佳聞該款尚在封存中俟五日即獻送中央銀行國庫局云。

左右敵國政治的日本財閥之分析 林無夢譯

談到日本的領袖人物，我們必須注意，往往那此種高名重的大人物，即並不是真正最主要的力量，無論他是一個經理，將軍，或是一個內閣大臣，真正的首領總是藏在幕後面，只是以間接的手法參加着指揮的大工作。

軍系的人物

總估計日本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國家收入，（合美金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現在的行市只值美金三、六二一、八〇〇、〇〇〇），其中只有一二百人繳納年入超過十萬元的特別稅，另外還有比較小的投資家活躍于主要的財政中心，特別是東京和大阪，這些少數人和軍事機關的官員以及政府的各種官吏就是日本經濟的首腦，他們彼此之間忽而競爭，忽而合作。

過去六年以來，軍事機關，一直在引吭高歌，資本家吹笛而和，他們每年供給軍事機關，資本達萬萬元之巨，他們的職務和日本一切機關一樣，就是聯合起來對外抵制外國的干涉，對內打擊一切妨礙他們進展的集團，但是他們仍然還是分成許多複雜的，常是一貫傳統的系別，各該派的地位隨國運的變動而起伏。

第一個就是西南部軍閥系，這些人不甘願的在德川專權者的統治下過了六百五十年之後，他們和一些失意的軍人聯合起來，造成一八六八年政治維新的革命，他們當然是企圖保持他們對海陸軍的統治。

第二個就是一些少壯軍人（特別是那些從飢饉窮困的北方來的），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一的不景氣之下，不滿意他們昇遷的遲緩以及他們鄉村中的生活狀況，現任文相荒木大將曾有一個時期為他們所崇拜過。

第三個是海外的，正在忙于建築滿洲國的關東軍，對於他們祖國發生的事不太關心，他們過去的主腦，就是現在陸相坂垣。

第四個就是天津駐軍，他們的任務在於肅清華北反日份子。

第五個勢力是：朝鮮駐屯軍，前任總督，就是最近下台的外相宇垣。

最後的一個，但不是次要的，就是海軍，雖然他們內部之中還有派別，但是他們常常為了保障他們自己的權利和威勢，和陸軍對抗着。

從戰爭發生以後，出現了一個大本營的組織，企圖團結這些敵對的勢力，一切海陸軍各方面一個最高的聯繫機關，這個組織對於內閣有極大的左右的勢力。

左右政治的四大財閥

在經濟立場上說：

除掉農業，小規模商業和小店鋪等，一般的私營企業和實業都在四個有力的族系手中，三井和住友已經統治了九個世紀之久，三菱和安田。只是在五十年前才興起的，這四個族系正在被三十年前才崛起的所謂「新興」團所反對，可是這個新興團所

有的經濟力量遠不逮三井一家的多。

在這四個大家族之中，三井還是最有力的一個，三井的族系是以一個兵士傳下來的，這個人在一千多年前勤王運動有功績的，他們從十七世紀就從事商業，經營造醬油，典當業，以後還作過店頭買賣，在他們和政府的金融交易機關，以及金融家建立了強固的聯繫後，他們逐漸成為那個時代古老的日本金融界領袖，他們對於革新後的日本初期中政府的財政上盡過很大的力量，此後他們的勢力隨日本商業及領土的擴展而日益龐大。只是在近十年來他們的霸權才逐漸受到阻礙。

第二個老資格的住友在幕府時代掌握重要的金屬鑛產以及統治造幣事業，他們也是能夠很快的使他們鑛產及金融事業的活動適宜于新的環境。

岩崎家族統治下的三菱系是明治維新初年經營航業的先鋒，由於這個事業，他們也經營了煤礦，造船及重工業，在工業革新的近幾年來，他們的勢力發展得極快。

最後一個，安田，他在明治維新十年前只是東京的一個小錢莊的學徒，因為新政府初期多事的幾年中，作過幾次賺錢的投機交易，得到一大批資本，在中日甲午之役和日俄之役中金融界中大肆活動，在一九二一年他八十四歲時被暗殺了，可是他的家族還是保持了他全部利權。

這四個團體，每個都是由一個家族統治，例如

公 司 性 質	資本（百萬元單位）
三井合資會社	獨立經營 三〇〇
三菱合資會社	合股經營 一二〇

住友合資會社 合股經營 一五〇
安田合資會社 特殊托拉斯三〇〇

事實上，這些公司資本的數目，絕不能說明它實際活動力量，他們幾乎在日本經濟開發中每一個部門都掌握着巨大的利權，他們都是日本國內最大的「關人」。

四位財閥壟斷了全日本的商業

對於銀行，當然這些公司更完全權在握，到一九三六年底，他們具有日本一般的銀行存款總數百分之四十，另外兩個集團掌握了百分之十九，關於人壽保險事業雖然他們插足不多年，可是他們還擁有日本全國保險公司的保險金百分之廿，至于水、火、一切意外事件的保險事業，他們更佔了絕對優勢，幾乎掌握了四分之三的存款，保有財產抵押的信用放款公司，四巨頭經營的也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

他們在工商業中的利權也是同樣的重要，以日本紡織業來說，他們的二個公司就掌握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入口生棉，棉製品出口總量百分之四十，三井和三菱都是經由他們的兩個公司，也是日本最大的兩個對外貿易機關，統治了生絲業，日本郵船會社總分公司都與日本航業的創始者三菱有密切關係。

當三井致力於輕工業時，三菱和住友已經集中全力于礦業，工程以及重工業方面，他們投資數萬萬元經營造船，造飛機造船塢碼頭電氣事業，軍需用品，化學工業各種礦產等，不過三井也還有一個擁有十萬萬元的重工業公司，從事經營電氣轉換機，電氣化學工業，以及其他各種工程事業。

這幾個大家族在軍事工業中的利權也是頗為可觀，據東京的東方經濟家一文中估計，日本軍需工業的公司已付的資金總數七、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由十二個大的和中型的家族團體所統治，其中最大的九個，就擁有全數的百分之八十，九個裏有三個都是屬於這四大巨頭的。

四大巨頭所統治的事業遠不限於紡織，工程，軍需，例如王子造紙托拉斯，每年產紙七十五噸，統治了全國出口的大部分，這個巨大的托拉斯，就是三井的副公司之一，日本出口玻璃佔世界各國大宗，其國內主要製玻璃廠就是韓日玻璃廠，三菱就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票，日本的煤礦本來是國家經營的，可是各煤礦用的電力，都是由水電廠供給，這四大巨頭在水電事業中，就擁有巨多的股票利權。

據最近的估計，日本所有的股份公司中的投資總數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中這四大巨頭擁有百分之六十。三井一家就擁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就是等百分之二十五，他們的投資，根據三菱的經濟局統計，可以看得他們獲利的豐厚了。

四大巨頭主持的公司之資本都是由每個家族主事人物來主持，這些人任何事件都必須依從家族立法來作，三井家族的家庭成法，就已經沿用了兩世紀之久，實際上經常事件的處理全權完全在於一個或者一個以上著名的主管人手中，例如三井家的 Zanao 三菱的石川，安田的 Koso mori，以及直到最近還是住友的，Toyotaro yuki 新任的財相池田，以前就是三井的管事。

這些大企業的組織系統，是尖維體金字塔形的最高的頂端上是一個統治公司，下面是次大的公司和副公司，這兩級又有無數的附設公司，再下面還有更小的公司依附着這些附屬公司，除此之外，在這些系統之外的企業，也因為用了這些家族的銀行保險托拉斯資金，也受了他們的統治，例如安田實際上並沒有參加直接的生產活動，尤如戰前德國的實業界的銀行，只是經由貸款的力量取得統治。

在最近一次的不景氣之前，這些家底系的公司都忙於廣泛研究日本國內情形，不違背傳統體制下革新他們的成法，雖然他們反對商業聯盟主義，但是他們比較開明的領袖們已知道，注意他們政策的社會影響，同時，這四大巨頭家的後輩對於他們昇遷的機會表示不滿。三井採納了池田的建議，首先引用所謂「輪迴法」，這個計劃包含有大規模捐款給國家社會團體，並使大企業統治商業的各個部門，大公司出賣部分股份給社會民衆，並準備該公司五十歲到六十歲的前輩（包括經理）自動退休的公司方面適當的優待辦法。

雖然這種政策的改變，並未增加了大企業的聲望，可是這足以表示出對他們的批評並不是完全無效的，還有幾年來日本政府為擴充軍備發行的公債，市場上還勉強可以吸收，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大資本家和內閣方面都對於繼續維持公債呈現出躊躇不前的象徵，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促使他們重新估定他們的地位，當中日戰爭開始，他們就準備加緊努力，擴大影響了。

到現在他們更明確的認定了兩件事：第一、對中國的煤、鐵、鋼、棉、電力等出產亟待開發，第

二、他們需要外國資本。

幾家小財閥

除此四大巨家之外，還有些別的家系也對於維新後日本有重大關係，這些較小的家族系常常和那四大巨家很密切，有幾個是和四大巨家有姻親關係，他們的公家常是依附著四大巨家小公司的，四大巨家經常吸收他們的債券。

如果不敘述這近五年來突非猛進的「新興」團體情形，就無法描寫工業化的日本全景，他們的關係是很大的，這些團體中最活躍的要算五十七歲的工程師鮎川先生，他在一九一〇年從美國回來後，從他親戚處借了資本經營戶田製鐵廠，一九二八年他以極低的價錢買了古哈拉礦業公司的股票，到一九三一年軍事工業股票暢銷時，他以八九倍原價的價錢出賣了一部份，這個礦業公司於是脫離了原來的主體公司成爲一個大的統治公司。（日本產物公司）

當中日戰爭的前夜，鮎川已有擁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司，手下雇員九萬五千人，經營礦產，工程事業，電力化學，捕魚，留聲機，無線電，火柴各種工業，製造汽車事業，他也居領袖地位，他推銷股票的政策，與外國公司的良好的聯絡以及他的投機冒險精神，使得軍人們把他認爲是一個偉人，軍人統治的偽「滿洲國政府」之建立使得流是似的鮎川竟得光芒萬丈大出風頭了。

南滿鐵路，除了運輸交通作用外，幾乎統治了滿洲和華北以及高麗一部分鐵路，對於開發滿洲的煤、鐵、金礦、汽油、電力、水源、工程事業，旅館，新聞事業都有極重大關係，日本的官方因爲急

于開拓新境的經濟因而把滿洲的一切礦業，鋼鐵的生產，工程事業以及滿鐵一切利權都交給鮎川，總之鮎川先生張開的這面網已經把戰時和戰時的實業都能罩着了，並且他的家族和三井系以及其他幾個大家族有着帶關係。

這些後起之秀的團體，並不能以資金的力量打倒舊的巨家，不過他們引用了西洋的方法發展日本實業，所以他們對於新日本的形成有着最重要的意義。

大體說來，這些新興團體也做勁的，採家族制度，不過他們比舊的集團更富於冒險敢爲的精神，雖然他們的利權很廣泛，但是實際上還是比較集中專門些，例如他們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國家浩大的軍費支出關係他們發展的重要性，可是他們未來的繁榮還是完全在於他們是否有能力把一切活動轉變爲非戰時的結局，因此他們對於現在中國戰事的過程特別關切，西方的科學方法，已漸不被重視，因此也可以說他們在戰爭中的合作，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已。

X X X
日本開發中國領土經濟的野心，可以從最近一個半官方的公司的設立，看得出來，這三個公司是：

(一)「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資本十萬萬元，五萬萬元由日本正金、工商、朝鮮三銀行分擔，另外一半由幾個中國銀行分擔。

(二)「華北開發公司」，資本三十五萬萬元，其中半數由日政府供給。

(三)「華中開發公司」：資本十萬萬元，其

中五萬萬由日政府供給。

這兩個開發公司都可以發行五倍於實有資本的債券，它們經營、運輸、交通、電力、礦產、水產、鹽、及其他。

日本的金融界領袖正在徘徊十字街頭，不能決定走國家主義路線，還是國際路線雖然他們利用日本關稅法的保障，可以達於自足的地位，然而他們還是要依靠外國的原料和機器，並且如果他們想從速地開發中國富源，那他們更必須賴外國資本不可。

這時候，日本的經濟，大部分還是操之於四大巨家手中現在甚至於在半官方的公司中他們也是居統治地位，日本民衆對他們信仰堅定，認爲如果這次戰爭，日本能夠勝利，他們經營活動是必不可缺的，那些後起的新興集團只是居補充地位，還是不能改變過去的經濟組織，代替了舊人的地位。

所有的集團，無論軍人，政府，資本家，小商人和農民雖然現在好像是團結一致，但是等到稍一有破裂的徵兆，往日的冤仇立即重提，舊怨新仇一齊兜上心頭，他們的團結，立即瓦解。現在站在日本經濟立場來說，這個戰爭無止境的延長下去，他們日所投下的資本沒有可能撈本賺錢的機會，就是本經濟的最大危機了。

十二月二十日譯自十二月份

上海宏勳氏評論報

末
路(獨幕劇)

何治安

本劇由國立戲劇學校于三週校慶演出
導演者：李乃忱

佈演者：

張靜蕾：A 傅琦萍，B 唐斯依。

姜大嬌：趙韞如。

賈肥皂者：任德輝。

王黑虎：A 耿 寰，B 胡智清。

譚半德：A 喬文彩，B 林頌文。

陳 卓：A 寇嘉錫，B 朱平康。

偵探甲：李乃忱。

人：(以登場先後爲序)

張靜蕾：王少山之妻。

小金兒：少山之子(不登場)

姜大嬌

賈肥皂者：化裝的偵探甲。

王少山：又名王黑虎

譚半德：王友

陳 卓

偵探甲

時：一個初夏的午後。

地：XX一家靠近馬路的院子。

景：一間起居室的門外，圍着一人來高的院牆，院牆左面有門，外通馬路，牆後掩映着幾株蒼翠的古柏。

起居室門旁，有一棵粗大的榆樹，綠葉成蔭，像傘一樣地蓋滿了整個天井。樹下

置一洗衣桶，桶旁放一張小凳子。天井左角有一張竹桌子，桌上放幾件將洗的髒衣服，桌旁是兩個方凳子，一張舊躺椅子。

幕啓時：張靜蕾(身着一件藍布短褂，外面套着圍布，捲起了袖子，蓬鬆着頭髮，約莫有三十歲左右。)一手扶着門框子，面向門外(通馬路的門)在和小金兒談話。

張靜蕾(簡稱蕾)：小金兒！你跟我好好地走到學校裏別跟同學們淘氣啊！

聲：是了！媽！給我兩個銅子買糖吃。

蕾：(掏出兩個銅子，遞給門外的小金兒)拿去！別貪頑兒，快去罷！遲到了先生要罵你的。

聲：(連聲答應)噢！噢！(唱着「義勇軍進行曲」由近而遠)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蕾：(向門外望了一會兒，隨即門上了門，轉身拿起桌上的髒衣，放到桶裏，從一件長衫的口袋中，掏出一捲草紙，看了不高興地)口袋盡放草紙！(把草紙隨手扔到桌上，然後走到屋裏提出一盆水來，拗傾在桶裏，隨即坐下來洗滌桶裏的衣服)……(輕輕地嘆了口氣)唉！……(外面敲門聲)

聲：是我！王大嫂！請你開開門吧！

蕾：(慧敏地)噢！是姜大嬌嗎？(甩去手上的水，走向門邊去)

聲：王大嫂！是我呀！

蕾：(開了門，走進來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婆來)

姜大嬌(簡稱姜)：還沒有哩，你呢？

蕾：剛吃過！

姜：噢！王大嫂真是個能幹人，一天到晚不得閒，真是「丟了耙子，就是掃帚兒。」你看，又忙着洗衣服呢。

蕾：那兒，這幾件衣服是我們家先生的，從漢口一直穿到此地，在輪船上抹得不像個人樣子，再不洗就快爛了。

姜：(像剛想起來似的)哦！不錯，你家王先生回來了幾天呢？

蕾：前天夜裏回來的，(拿張凳子來)姜大嫂您請坐罷！(姜坐下)您今天那末得閒，沒有事嗎？

姜：噢！我那天能得閒那就好了，我們家那些活妖精，做事一點也不着卯準。(註一)鍋上鍋下只要我離步，就弄得一團糟。就是今兒個東邊觀音庵裏做佛事，我也不敢放心去。真是，把我給俊囊。(註二)死了，那天能得到像你王大嫂這樣個媳婦兒，那我死了也能合上了眼了。

蕾：(敷衍地)我也是笨得要死。

姜：那兒，真是，你看你讀過書，識過字；又能寫，又能算；文也來，武也來的，把家裏弄得有條有理的……像你這末個人，真是「打燈籠也沒處兒找」啊！

蕾：(苦笑)得了！姜大嬌請別挖苦人罷！念過書又有什末用呢，還不是一樣的料理家務嗎？唉

！這這幾年給小孩子鬧的，簡直不像念過書的樣子。(苦笑)哈，中學畢業……你念過書總要比我們那些活妖精強得多兒啦！我們家那些活妖精！(X)！(深深地嘆口氣)就只會瞎攪合(註三)就是這兒弄幾張請客的菜譜，真是，弄得胡爾巴都的(註四)連個菜味都沒有。唉！那些活妖精，都『狗彘養子——淨仗着嘴』。

姜：(隨便問問)哦！姜大媽！您家今天請什麼客呀？

再姜：那兒，請什末客，就是我們家那個寶貝蛋，今兒也從漢口跑回來啦，說來辦什末公事的。還有他的朋友，說除奸什末團裏的，也來啦！今天請他到我們家裏來吃飯，就隨便辦幾樣菜來應個卯就是啦。可是王大嫂！你家有大菜盤沒有？想借幾個去用用。我就這為這事來的。

姜：(才知道她來這兒勞叨的用意)有！要幾個？

姜：(達到了目的，很高興)那……就勞你的駕，大菜盤要四個，就足夠了。有小飯盤罷？也請你借七八個給我用用。

(薑下，俄而持四個大菜盤八個飯盤上)

姜：姜大媽！這兒(嗷嘴指盤)夠了罷？

姜：啊！真是難為你了，(咳，後來)這一下子可就夠用的了，真是，真是……

姜：(從飯盤中拿出一個盤來)這個盤有點兒髒，

讓我給洗一洗罷？(拿盤到水盆裏去洗滌)

姜：用不着！用不着！我拿回去洗罷……你看，這真是……

姜：(一面洗着盤，應酬似地笑了一笑)姜大媽！您家請這個吃飯的朋友，是什末……什末勳好團裏的？(隨便的問問)

姜：我也鬧不清楚勳好團勳什末團的，誰知道哩。聽說他專做什末救王(亡)救李的工作，還說他是本地人。真是……還說他有十二年沒回老家來了。

姜：(心中一動)有十二年沒回老家來啦？

姜：吧，聽說他在十二年前爲着一個什末女人不嫁給他，他一氣就跑到出去了，直到現在才回來，真是……

姜：(有所感觸)哦！他姓陳？

姜：吧，他姓陳(念叨着)王大嫂！你想想看，這位陳先生，一氣就十二年不回老家來，這真是有志氣啊！我還聽說他叫什末陳某(卓)，他也是「根生土長」在此地的，他……

姜：(同時詫異地)哦！他就是「陳卓」？(低頭沉思)……

姜：(莫名其妙)王……王大嫂！你認識他嗎？

姜：(有點愣了)哪？

姜：你認識他嗎？真是……

姜：認識(點了點頭)還跟我同過學的，那還是十幾年前的事情。(聲音有點顫)不想一別就是十二年沒見面了。

姜：是嗎？(驚喜異常地接過盤)這真是……這真是……

……(打趣地)不錯，你跟你家先生也是同過學的，我還知道你們倆口兒是……是「自由戀愛」「文明結婚」的兒呢。

姜：(隨便地一笑)姜大媽老是愛說笑話。(想起

一件什末似的)哦！姜大媽！想能不能請他到我們這兒來坐坐呢？我想看看他，十二年沒有見他了……

姜：(疑問地)請他到你家裏來？

姜：吧，是的。您老人對他就說：「他的女同學張靜齋請他過來玩玩。」

姜：(解釋地)張靜齋是誰呀？

姜：(解釋地)就是，張靜齋是在中學堂裏念書時候，用的名字，姜大媽，勞您到團裏！請他過來坐坐。

姜：好罷，我回去就待你脫去，我要走了，你看我只願跟你說話，把家裏的事都給忘了，我趕快回去看看去，飯菜不知給我們家活妖精做成什末個樣子了，真是……(走出門去)

姜：(送姜大媽至門口)您老人走啦！

姜：(轉身走到兩三步，忽又換了主觀似地自語着)不對，我不能見他，我現在不能見他。(急回身招呼剛走出門的姜大媽)姜大媽！姜大媽！

姜：還有什末事呀？王大嫂！

姜：(想覺得不對)哦！姜大媽！沒……沒什末，沒什末！(自語)十二年了，沒有見已面經十二年了，大概以前的事，他老早就忘掉了罷？我當然應該看看他……(楞了一會兒，慢慢地走到桶邊，懶懶地坐下去仍舊洗滌的衣服，像心頭給什末壓得透不過氣來似地，不由得停下了手中工作，張開了嘴巴，睜着眼睛，只是在楞着，楞着。)

（外面有賣肥皂的唱賣聲，由遠而近）
唱賣聲：香肥皂，真不壞，兩毛洋錢買一塊，你不買，我不派，生意不成人在意……

（同時靜蕾像被這唱聲從夢中驚醒，輕輕地嘆了口氣，遂卻又開始她的工作，一壁洗桶裏的衣服，一壁聽賣肥皂的唱。一會兒她拿起肥皂盒來看了看覺得有些兒不夠。於是走到門前，向外面呼喚）
香：賣肥皂的！賣肥皂的！

香：！噢！來了？

香：你有沒有洗衣服的肥皂兒？

香：有！有！（又叫起來）力士皂，日光皂，檀香皂，藍花皂，五洲固本藥水皂。物品好，括括

叫，價錢巧，真公道……

香：（厭煩地）好了！好了！別要唱了，挑到院子裏來罷！（賣肥皂者應聲而入，他身穿破布長衫，頭戴一頂舊草帽子，挑着一摞肥皂）

賣肥皂者（簡稱賣）：是了！太太！要什末肥皂？力士皂，日光皂，還有五洲固本藥水皂？（放下擔子）

香：有洗衣服肥皂呢？

賣：有！有！太太！您要哪一種？

香：藍花皂怎樣賣的？

賣：（江湖地）少錢不賣，多錢不要，一毛五分錢一塊，沒個少。

香：（拿起一塊肥皂來看了看）少一個銅子也不賣嗎？

賣：嗚，少一個銅子也不賣；我們的貨真價實，老不欺少不哄，而且……

香：（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好了，別叨勞了！

賣：您要買幾塊？

香：買兩塊。（拿了兩塊肥皂）三角錢是嗎？

賣：吧，

香：好，你在這兒呆一會兒，我去拿錢給你。（走進屋裏去）

賣：（點頭應諾）……

（把肥皂兒案埋一下，然後拿一塊帶着泥土的肥皂，用嘴吹了一吹上面的泥土，又想找張紙來擦一擦，於是環視一週，見桌上靜蕾剛才放的那捲草紙，拿了過來，擦那塊肥皂，無意中埋開，見草紙肚裏包有一張紙條兒，拿出一看，很驚訝；像科學家發現一種新物質似地，那末高興）呀！這是漢好的信！（把舌頭一伸，納入懷中，又向左右環視一週，忽聽屋裏有人來，馬上裝着鎮靜，隨便的咳嗽兩聲。靜蕾此時走上）

香：（拿一張兩角的票子）這兒只有兩毛錢，不夠，怎末辦呢？

賣：（接過角票）這樣好了，我待會兒再來拿那一毛錢吧。

香：也成！也成！

賣：（像要探聽什末似地）太太！您家是姓「王」吧？

香：嗯；是姓王。（懷疑）叫！你怎末知道的？

賣：（自知失言，忙來遮掩）這……這……聽說的，聽說的……

香：聽說的，聽誰說的？

賣：哦！哦！剛才聽說的……

香：（帶着討厭地神氣）告訴你：我們家是姓王，

多少年就住在這兒，不會騙你這一毛錢的。

賣：那兒話，那兒話……（挑起了擔子，唱出門去，但常回頭窺視，像在欲再發現什末秘密似地）香肥皂，真不壞，兩毛洋錢買一塊……

香：（不高興地自語着）這個人真奇怪……（仍坐下去洗她的衣服）

（門外傳來談話聲）

聲：老大！別他媽的瞎埋冤啦！誰願意跟自己的弟兄翻臉呢？

聲：是呀！不過你總得忍耐點兒得好，免得把事情弄糟了！

聲：我要是不願全到這點兒，早就非跟他「鬧個八開」不可！（註五）

（門兒被推開，走進兩個人來，為首那穿着藍緞的洋服，頭戴一頂黑呢帽。約莫有三十歲的光景；他就是剛從漢口逃回來躲風的王少山——在漢口改名王黑虎——因為他是受日本人利用，在漢口活動，被當局發覺，正在緝拿的漢奸。另一個身穿白綢子的小掛褲，頭戴一頂漢式草帽子，滿臉瘦肉，鼻鈞如鷹，年約三十四五歲，名叫譚半偃，是一個以相面為名，實地幹漢奸工作的人。）

王少山（簡稱王）：（向靜蕾）靜蕾！有朋友來了，過來我替你介紹介紹。（拉過半偃，轉向譚半偃）老大請坐。

香：（同時）請坐！（甩去手上的水，站了起來）譚半偃（簡稱譚）：謝謝！不用客氣，（坐下）

王：（向靜蕾）你過來！（香走近）這位（指譚

是譚大哥！是本地頂有名望的大相士！他的相面最靈了，望望譚，奉承的笑）哈，哈，

蕭：（客氣地）譚先生！

譚：（皮笑肉不笑），不敢不敢，

（轉身介紹蕭雷）這就是內人，張靜齋女士，

蕭：上學去了，

譚：哦！令郎已經能念書啦？

王：嗯，今年已經十歲了，

譚：在那一家洋學堂裏念書啊？幾年級啦？

蕭：（應酬地答）在門東邊那個小學校裏，今年才三年級。

譚：（假充在行）哦！那根本快畢業了，

蕭：還早哩，還要得三年才畢業哩。

譚：（知道說錯了，忙改口）哦！我說的是「根本小學」！「根本小學」

蕭：……，忍不住要笑出來，他那假充行家，反露馬腳的樣子）……

王：隨便地笑笑）譚老大！替內人相一相，看是不是個發財像？

譚：（欠身）今夫人根本就是發財像，（看靜齋臉）

權是相面的架子來）你看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而且是印堂隆起，又光又亮，真是貴人之相，（笑）恐怕不久還要做大太啦！（轉向王）

你老兄不久一定會做大官的，哦！敢問尊夫人貴庚幾何？

王：三十一歲，是屬狗的，

譚：（假驚詫）哦！那好極了！好一條狗！你看今年三十一歲，正交眉運，（翻看靜齋的雙眉）

這兩道好眉毛，在相書上說「細如柳葉眉，定作貴人媳，二子三個女，逢凶化難聲，」好極了！好極了！少山兄不久一定會做大官，說不定或在今年（恭維地笑）哈哈，

王：你看，老太太恭維我了！我真是真的做大官，一定忘不了老太太恭維我的，哈哈……

譚：（吹牛）哦沒個錯兒，我這個「人稱鐵嘴，自好半信」的哲學大家，所說的絕對沒個錯兒，要是不靈的話，請你來砸我的招牌。

蕭：（無聊的理着頭髮，聽他們說鬼話，）……

王：（得意地）那兒是說你相的不對呢？不過，不過（派頭）我也不知怎末說是好……哈哈……

……（向蕭）靜雷！去！快去弄點兒茶來給譚大哥喝喝，你看說得「嘴乾舌苦」的（掏出一包茶葉及一包角票子，遞給靜雷）這包好茶葉拿去泡去，這一包是十塊錢的角票子，給我收好了，別亂用呀？（蕭接過茶葉及錢，望了一望，走進內室）

譚：（貪饞地）什末好茶葉？

王：是東洋老闆轉送給我的，叫富士茶，說是出產在富士山，據說：比我們福建的鐵觀音茶，還要難得哩，現在只吃剩了這一點兒。

譚：哦！富士茶？（亂用新名詞）那根本具體的是好茶葉，

王：可不是嗎？哦，我們還是談談三那傢伙罷，（祕密地）老大！劉三所以能替日本人山本做工作，還不是我替他牽引的嗎？不知爲的什本，他老是跟我搗亂，上次山本允許我，替我弄個上海「維新政府的參議員，也是給他來搗散的

這次我的花捐局局長，剛要弄利手，又給他搗蛋，弄僵了，其實我那一樣虧負過他的？每次山本來工作，我都是跟他個人分着做呀，我從來沒有「被高放屁——獨吞啊」！唉！那傢伙真是他媽的「凍豆腐有點難拌」。

譚：（勸解地）得了，得了，劉三那傢伙，根本就不是個好頑意見，我們現在就別提他啦，我聞你，這次你在漢口怎末把事得弄僵了的？是誰走的風呀？

王：誰走的風，你想還有誰呢？

譚：莫非又是劉三嗎？

王：不是他還有誰？上次山本來公事叫我們把漢口各方面的軍事情形，做一個具體的報告，於是我就召集他們弟兄們開一個小組會議，那時劉三也在內，我想有飯要大家吃，來一件有油水的事情，誰好意思獨吞呢？你想呢？而且山本允許這次工作能辦好了，可以得五萬塊錢酬勞金；這末多的錢，大家都能發個小財了，

譚：哦！哦！

王：我們那次的會議，就是商量把工作分配一下兒

「誰做紅的，誰做藍的」，好把這工作給早點辦成了，分配結果是我跟劉三兩個人去調查漢口的防空設備。

譚：（聽呆了）哦！後來根本怎末樣呢？

（未完）